

民间吉祥文字图像发生研究

卢垠光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 710065)

摘要: **目的** 吉祥文字图像是民间造物艺术中的小众类别, 其张扬的个性、原生的表达与丰富的想象力极具学术价值。对吉祥文字图像发生进行研究, 可以为民间造字思想形成提供理论支撑。**方法** 从由内而外的次序入手, 挖掘文字图像产生的思想动因; 从经验与实践两个维度出发, 探究该动因影响下的文字构成方式; 从文字图像的美学表现入手, 思考该动因影响下的图像形式感表达。**结论** 民间吉祥文字图像具有意象合一的特点, 这是天道内核观念影响下的创作驱动。在图像的形成过程中, 天道内核一方面作用于直觉经验, 形成创作动机; 另一方面作用于实践, 形成了类比联想式的构字手法。在天道内核的主导下, 文字图像具备了象像互化、形意相生、意境绚丽、祈福祥瑞的美学特征。最终, 在内核、方法与表现三个环节递进式的阐释下, 还原了吉祥文字图像发生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 天道内核; 直觉经验; 类比联想; 图像美学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06-0280-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06.031

Image Generation of Folk Auspicious Characters

LU Yin-guang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auspicious character image is a minority category in the folk creation art, and its publicized personality, original expression and rich imagination are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occurrence of auspicious character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ormation of folk characters. Starting with the order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th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of the text image was explore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he formation of wor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otivation was explored. From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e text image, the expression of im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otivation was considered. The image of folk auspicious character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integration, which is a creative driving for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re of the natural law. In formation of images, on the one hand, the core of the natural law acts on intuitive experience to form creative moti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cts on practice and forms analogical and associative word-forming techniqu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of the natural law, the text image ha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onversion of image, mutual genera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gorgeous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auspicious blessing. Finally, under the progr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method and performanc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auspicious character image is restored.

KEY WORDS: the core of the natural law; intuitive experience; analogical association; image aesthetics

在当下的字体设计领域, 人们的关注点多在印刷字体方面。近年来, 随着大量专业字体设计师进驻该领域, 字体设计的学科延伸点越来越前沿。相对而言, 应用基础薄弱的民间汉字生态, 却因远离当下的高科

技生活^[1]而逐渐被忽视, 吉祥文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民间吉祥文字远离专业的字体设计视野, 但却不能抹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了看清民间吉祥文字的全貌, 笔者受艺术发生学启发, 采用内核到造型

收稿日期: 2022-10-22

作者简介: 卢垠光 (1991—), 男,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平面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

的递进式研究策略，由象到像构筑起完善的结构框架。

1 吉祥文字图像呈现

吉祥文字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广义上可定义为民间存在并且表现吉祥寓意的装饰性文字。对民间吉祥文字的研究始于秦代，秦以小篆立国，并且始创隶书，为后世文字定型提供了最初的样板。先秦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青铜器铭文，因字形识别困难所以不在研究范围内。民间吉祥文字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多出现在瓦当、剪纸、摆件、绘画等一系列以装饰为目的的工艺品中。在文本选择上，多以“福、禄、寿、喜”等自身具有的吉祥属性的文字符号为主，少数也会采用“拼字”或者“造词”的手法，以符号

集合形态出现。

在吉祥文字的图像构成中，文本作为表现吉庆的文字符号，自身原本就具备艺术性造型。后经装饰加工，又具备了强烈的图形色彩。吉祥文字图像概念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与吉祥有关的图像来装饰文字造型，如在“寿”字吉祥文字造型中，常将仙鹤、仙桃、松树等类比长寿之道的图像与文字拼合，见图1。表意像与文本像的拼合，造就了吉祥文字意象合一^[2]的图像特征。在意象合一特征下，吉祥文字走向了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以文字为主、装饰为辅的类型，这类在瓦当、钱币中较为常见；另一种以文字与图形深度结合为特征，往往会形成装饰性极强的文字画，这类文字在剪纸、绘画中比较常见。这两种类型的交替出现，构成了吉祥文字丰富的图像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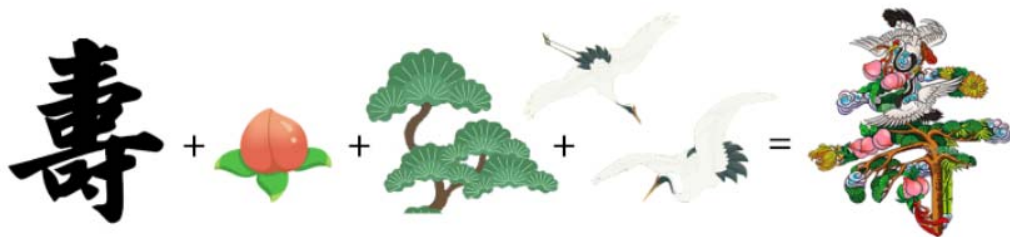


图1 “寿”字吉祥图像构成
Fig.1 Auspicious image composition of "longevity"

2 天道内核下的图像规律

2.1 吉祥文字神秘的天道观

在意象合一的图像特征下，吉祥文字的视觉呈现可谓精彩纷呈。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阶段的吉祥文字造型，总能维持着高质量的图像输出。即便王权更迭、朝代变迁，也无法从原则上改变它的创造模式。因此，在吉祥文字的图像构建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观念信条，千百年来始终作为支配其造型演化的指导思想？这个观念信条即为吉祥文字图像构建的造物内核。

对观念信条的探索，涉及先民认识世界的哲学观。意识是思维的映射，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3]。古人提出“文以明道”^[4]是对造字观念的精辟总结。古代社会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疑惑，于是将天视为万物之始。由天化生出道支配着万物繁衍，这一点从老子的言论^[5]或是《周易》^[6]中均能找到依据。因此，天道观念无疑成为万物创造的精神内核。吉祥文字的创设与演进，也是先人在天道观念的指导下，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与理解。在数千年的造字实践中，先民观物取象并观象制器，不断探索外在世界与内部现象的联系^[7]。为了能够高效地建立与天的联系，先民从自然现象中模仿感悟，将与美好有关的图景抽象为图像。此时的吉祥文字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静态图式，而是思维与外在世界共同构筑的动态之像。在天道内核的加持下，吉祥文字图像就具备

了神符信仰观念。民间对其态度也就包含了崇敬与虔诚，希望从文字图像中实现天道通途。

2.2 天道观渗透下的造型规律

对具有神符信仰的先民来说，吉祥文字图像代表了精神世界的至境，具有无法用简单言语能描述的美。基于对文字意境的无尽追求，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造型被深入挖掘。在吉祥文字图像装饰中，取材自然的鸟兽鱼虫形象均能与主体结合。先民在对自然的模仿中学习经验，并主动创造图像。在尚美的天性支配下，先民观物取像，形成吉祥文字图像的造型规律，可以归纳为：对比与统一、节奏与韵律、平衡与均衡。显然，规律的获取源于自然，是天道内核的观念渗透。正因吉祥文字造型具有师法自然的和谐，今人才会沉醉于图像的美感表达，进而忽略元素构成间的逻辑关联。

3 直觉经验的图像构建

3.1 直觉经验的生动感悟

天道思想构筑了吉祥文字的精神内核，但文字图像的成型仅靠精神驱动远远不够。相对于精神，实践活动是创造图像的能动手段。人的文化实践活动是在思维方式与观念认知作用下展开的。因此，文字作为艺术图像的创设，不可避免地受限于认知方式的制约。此处影响吉祥文字认知方式的首要因素是对表象的感知，它是连接图像与观念的起始。而对吉祥文字

图像的表象感知,则是通过直觉经验来实现的。

在直觉经验向文字图像转换的过程中,造字者会因暂时的迷茫造成思维的阻塞,而顿悟则是调节进程的催化剂。顿悟在此处指对文字图像灵感的获取。前文提到,直觉经验对文字图像的塑造源于对天道生动、直观的解读。在造字者长期的造物实践中,通过长时间的探索与思考,会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强大感悟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源自人类思维空间的无限拓展与日常生活素材的多样化。造字概念的孕育通常需要一定的过程,而过程的实现则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造字者在长期的感悟编码中,通过潜在意识运行,并在主体未觉察中默默酝酿。顿悟一经形成,便会作用于意识层面,通过实践作用构筑起了独具东方精神韵味的艺术特色。

3.2 创意构成中的直觉经验

在文字图像的创设与应用中,直觉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觉经验作用于创意构成,为文字图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当人出生伊始,就学会用直觉经验去感知事物,整个过程是充满感性、不自觉、非逻辑的。同理可得,人对美感的获取首先也须通过直觉经验。中国传统的文化非常重视经验获取、直觉体验与观念感悟,曾提出“因象立意^[8]、意以象尽^[9]”的美学命题。因此,直觉经验在吉祥文字的创设中可以帮助创造者摄取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形象,同时又能促成创造者与其他元素间建立关联。如在“喜喜”图像中,人们在认知观念中首要联想到的是成双成对的鸳鸯或喜鹊,见图2。那么,这两种物象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创意图像的首选装饰元素。



图2 “喜喜”图像
Fig.2 "Shuangxi" image

3.3 形象与抽象的共同作用

前文提到,顿悟对吉祥文字图像的作用是对潜在灵感素材的捕捉。那么经捕捉后的经验图像如何落地,是决定造物成败的关键。在吉祥文字图像的塑造中,并非所有经验图像都适用于视觉主题的表达。抽象的提炼与再造也是文字图像生成的必要手段。形象的捕捉与抽象的提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它们在文字图像的生成中交叉进行,互相渗透,共同构建起完整的图像体系。如果只顾及形象捕捉而忽略抽象

提炼,则易沦为片段的堆叠;相反过分执着于抽象的理性,则容易陷入空洞僵化的程式。如在汉代千秋万岁瓦当文字中,既能看到有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代表方位的动物形象,又能看到对字形抽象的改造,见图3。两种表达模式的叠加,使这块吉祥文字瓦当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



图3 千秋万岁瓦当
Fig.3 Tile of "long live"

4 类比联想的图像手法

4.1 类比建立图像符号表达

认知方式对吉祥文字图像发生的第二个影响是类比。在先民看来,世间万物在自然中均有着相互联系,它们都是经验世界的重要参照物。因此,物象在无形中便成了人们占卜福祸、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在吉祥文字中被放大,图像不仅具有美学上的感知,在意象表达中同样精彩纷呈。

“类”在中国传统认知模式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类”强调事物间的相似性,通过对认识的经验化处理,而对相似事物进行归类。“类”的归纳与区分是通过比较实现的。类比不仅可以构筑事物间的逻辑关系,也可以建立分类事物的概念。在吉祥文字图像中,“吉祥、幸福”概念被归入类比的模式中。在广义的“吉祥”观念下,文字造型被类化为人物、动物、假山、仙桃等可以实现观念的图像。这种蕴含中国文化的类比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民间汉字图像的发展。在天道内核下,造物者基于对神秘世界的敬畏,常常将代表神圣事物的符号赋予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先民将其视为可以通灵的神符,祈求神灵的庇护。这便解释了为何吉祥文字图像常将神仙人物、珍禽异兽作为素材,转化成人们的图像寄托。

4.2 依类象形下的造物常法

以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方式,是吉祥文字图像造型的常法。具体为通过线、面构成的图像极力表现同类事物,并对其特点进行提炼捕捉。这种依类象形^[10]的手法,构成了吉祥文字独特的图像呈现。以“福”字表现为例,民间关于福字的表达不计其数,但无论是剪纸、摆件还是绘画,均采用吉祥图像填充法,见图4。这些福字造型的最大区别,仅为填充的图案不同,但象形的成像方式没有本质区别。依类象形的造



图4 “福”字图像表现
Fig.4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Fu"

字手法,使吉祥文字最终没有脱离民间生态的土壤,并在反复的形态塑造中,成就了其超凡脱俗的图像魅力。吉祥文字也因此摆脱了对语言的依附,而成为了独立的图像系统。经拼合后的文字图像,语言特征不再重要,即便有些文字图像没有明确的读音,读者依然能够感知其中的意蕴和情趣。

4.3 象外之意的创造塑造

在吉祥文字图像中依类象形不是造型的唯一方式。在民间有许多吉祥观念无法用近似的图像代替,以象形图像为单位,通过叙事性的拼合来表现事物特征的方法,也是一种常用的造型方式。如民间表现发财寓意的“招财进宝”文字,就是典型的组合型图像表意构造,见图5。虽然象形是吉祥文字图像的基础,但随着应用的拓展,象形表达不足以完善文字图像的构建。于是由象形抽象后的指事符号,弥补了余下的空白。虽然经过提炼与抽象后的指事符号在表像上不再直观,但在意象方面却独具魅力。如清代民间货币中出现了趣味性的“借口钱”,不仅可以用于货币流通,同时具有祈福、祝愿与辟邪的功用^[11],见图6。该钱正面雕铸有四字,共同借用穿口,于是形成“唯吾知足”。该词有着唯有我知足或知足常乐之意。此钱还有其他版本,如“吾味足知”,含义与前者相近。



图5 招财进宝
Fig.5 Zhao cai jin bao



图6 唯吾知足
Fig.6 Wei wu zhi zu

5 观念造型下的图像美学

5.1 象与像间的观念切换

随着吉祥文字图像的成型完善,其笔画结构、图式表现与意匠造型中折射出了源自东方的美学意蕴。

吉祥文字的图像美学观念,涉及先民朴素的审美观、文字造型的修辞能力、造型叙述的抒情魅力与天道伦理的祈福传统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可以从反向验证经验与实践在图像中的共存性,并对前文图像发生的哲学推断进行论证。

吉祥文字图像审美观念首要涉及的是象与像间的形式互换。象与像分别代表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像在先民的解释中有事物的形状与样态之意。与像相比,象更带有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属于天道观念的投射。象无法被实在捕捉,唯有感悟,《道德经》中“大象无形”^[12]命题是对它的直接描述。介于二者的关系,吉祥文字便在像与象之间互相作用,构成视觉与精神的比照,即化像为象。化像为象的过程,是从现实图像走向观念表象的过程。因此,吉祥文字图像的创造并不局限于视觉的美感,进而追求更加深刻的精神意象的抒发。在民间生态中,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为“比德”^[13],人们借用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来比拟社会中抽象的人伦道德,其中诸多的信息与释义要依附于有特点的物象才能传达。在传统的崇拜观念中,龙、凤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吉祥文字无论是在瓦当、剪纸、雕塑还是在工艺品中,以龙和凤为代表的图像始终都是经久不衰的素材。

5.2 形意相生的图像表达

吉祥文字作为复合性图像形态,是形式与意义的共生体。文字图像的本质是对表述内容的形意修辞,它对自然的物化超越其自身,并且具备隐喻与象征的创造性价值^[14]。其中文字图像的形式元素包括:形象元素的书写与图形元素的装饰。而意义元素则为文字装饰的抒情表达与寓意象征。在吉祥文字的艺术图像生成中,其语义本体与形象喻体间的符号转换,构筑成了装饰的基本话语。如“福、禄、寿、喜”这四种民间最为常见的吉祥造型,无论是其淳朴的民俗文化信仰,还是其精美的意匠形式,其中处处渗透着民间艺人们精妙绝伦的想象力。从中可以总结出民间造型表达中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即造物核心价值离不开直观的视觉表达与话语意义的营造。只有在注重造型表达的同时兼具修辞与隐喻,才能真正理解吉祥文字图像的意义。

5.3 绚丽多姿的意境魅力

意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能令人感悟、具有无穷意味,同时又难以明确言传的境界。吉祥文字的图像具有无穷的魅力,是形与神、情与理的统一,既生于意外又蕴于像内。吉祥文字图像中既有美轮美奂的山水田园、鸟兽鱼虫,又有寄物于情的物质意象,即便是孩童嬉戏、蜂舞蝶飞的生活日常,也充盈着意趣与造化。祝寿吉祥文字图像是自明清以来盛行的题材,有诸多名家如齐白石、张大千、任伯年等,纷纷在此题材上创造了绚丽的图景^[15]。其中常见的一类题材是《八仙祝寿图》,它以人物、山水的造型拼合成“寿”字,画中八仙人物生动传神,山水表现缥缈不定,人物在天光云影间若隐若现,通过画面内容的虚实变幻给人以无限的意境空间,见图7。在道教祈福的神符文字图像系统中,文字的意境被书写到了极致。神符文字通常由简洁的笔画构成,在笔画的游走中,字体的结构被无限拉长环绕,见图8。线性的表达方式营造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



图7 八仙祝寿图

Fig.7 Eight immortals birthday 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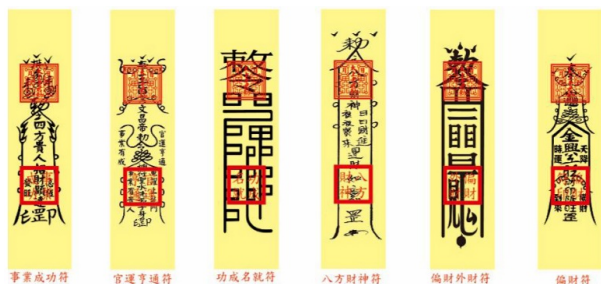


图8 道教神符文字图像

Fig.8 Taoist rune text image

5.4 植根民间的祈福传统

在中华民族传统中,将吉祥观念抽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诉求是驱动吉祥文字创造的精神动力。民间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吉祥文字的创设建立了基本认知。文字图像的创造者多是来自民间的手工匠人,

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在日常生活中,吉祥文字图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先民淳朴、平凡的精神诉求。这对文字图像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在题材的广泛性与表现的多元性上。此时的文字图像已经突破了书法线条的约束,各种媒介的视觉元素皆混合于其中,使文字的形态与意象一步步升华为蕴含想象力的观念图像。在古代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人生存的最大的目标是安稳,面对神秘的自然天象,人们总是幻想找寻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庇佑自己幸福安康。先民会通过石榴、鱼类等多子的动植物形象来表现永恒不灭的生命之火。日积月累,这些对子嗣的期盼、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将转化为固定的图式在民间世代流传。

6 结语

吉祥文字作为天道观念下的产物,从诞生之始便是对自然有意识的模仿。在先民的造物智慧中,吉祥文字首先从经验思维中获取灵感,然后从事物的类比中获取图像,最后经过观念意识的有机拼合,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造型。在吉祥文字从观念到图像的发生中,离不开经验与实践两个关键环节。首先在直觉经验中通过对潜在对象的捕捉,提取出可以表现主题的概念之像;其次在实践中借助类比的方式由此推彼,将概念之像落地为图形之像。作为造物艺人在日常实践中积累的文化遗产,成型后的吉祥文字图像最终通过虚实变化、形意修辞、意境营造与愿景诉求四个维度向世人呈现出美感。它的存在与生长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解读民间造物思想。

参考文献:

- [1] 王婧漪. 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治理[J]. 社会科学家, 2020(12): 131-135.
WANG Jing-yi.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Governance[J]. Social Scientist, 2020(12): 131-135.
- [2] 易瑛. 巫鬼文化与中国现代启蒙作家的审美探索[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50(6): 131-137.
YI Ying. Research on the Witch and Ghost Culture and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 Enlightenment Writer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 50(6): 131-137.
- [3] 尤洋, 殷杰.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定位、涵义与划界标准(下)[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 28(3): 17-22.
YOU Yang, YIN Jie.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Meaning and Demarcation Standards of Social Epistemology(ii)[J].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28(3): 17-22.
- [4] 熊婉祥. 两种“道”的辨析——《文心雕龙·原道》和韩愈《原道》[J]. 名作欣赏, 2022(3): 121-123.

- XIONG Wan-xiang.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wo Kinds of "Tao" —Wen Xin Diao Long Yuan Dao and Han Yu Yuan Dao[J]. Masterpieces Review, 2022(3): 121-123.
- [5] 詹冬华. 老庄道论中的时空观[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5(1): 86-96.
- ZHAN Dong-hua.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45(1): 86-96.
- [6] 周娜, 梅涵.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90-94.
- ZHOU Na, MEI Han. The Eluc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Zhou Dunyi's Philosophy of "Sincerity" on Zhouyi[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38(4): 90-94.
- [7] 祝帅. 从“观物取象”到“观象制器”——对《周易·系辞传》与设计研究的并案考察[C]//中国设计理论与世界经验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设计理论暨第二届全国“中国工匠”培育高峰论坛论文集. 上海, 2018: 170-180.
- ZHU Shuai. From "Looking at Objects and Taking Images" to "Looking at Images and Making Devices" -- Investigation on the combination of Zhouyi · Biography of Ci and Design Research [C]//Academic Seminar on Chinese Design Theory and World Experience --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hinese Design Theory and the Second National Summit Forum on Cultivating "Chinese Artisans". Shanghai, 2018: 170-180.
- [8] 李本红. 皎然诗论对王维诗歌接受史的意义和作用[J]. 中州学刊, 2013(6): 144-148.
- LI Ben-hong.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Jiao Ran's Poetry Theory on Wang Wei's Poetry Acceptance History[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3(6): 144-148.
- [9] 张利群. “言意之辨”对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J]. 湖北社会科学, 2021(12): 118-125.
- ZHANG Li-qu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rimination of Speech and Mean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21(12): 118-125.
- [10] 李新. 汉画像的美学式研究路径——评《方花与翼兽: 汉画像的奇幻世界》[J]. 艺苑, 2021(5): 46-49.
- LI Xin. Aesthetic Research Path of Han Portraits—Comment on Square Flowers and Winged Beasts: The Fantasy World of Han Portraits[J]. Forum of Arts, 2021(5): 46-49.
- [11] 彭金玉. 论汉字图形标志设计的方法及应用[J]. 美与时代(上), 2020(12): 85-87.
- PENG Jin-yu. On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Graphic Logo Design[J]. Designs, 2020(12): 85-87.
- [12] 李想. 新时代大背景下河南豫剧现状、发展的再思考[J]. 汉字文化, 2021(S1): 164-166.
- LI Xiang. Rethinking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of Henan Opera in the New Era[J].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2021(S1): 164-166.
- [13] 易学尧. 论“建筑人格”的伦理意蕴[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1): 114-122.
- YI Xue-yao.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Personality"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36(1): 114-122.
- [14] 王海洲, 虞健. “兴”之所致: 电影“赋比兴”的新思辩[J]. 电影新作, 2021(6): 4-11.
- WANG Hai-zhou, YU Jian. The Result of "Xing": A New Debate on The Film "Fu Bi Xing"[J]. New Film, 2021(6): 4-11.
- [15] 程芝瑶. 清代“臧窑”与“唐窑”艺术风格和陶冶理念的差异研究[D]. 景德镇: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1.
- CHENG Zhi-yao.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Artistic Style And Cultivation Idea between Zang Kiln and Tang Kiln in Qing Dynasty[D]. Jingdezhen, China: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2021.

责任编辑: 马梦遥